

古龙文集 065

飘香剑雨

①



河南文艺出版社



古龙文集 065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香剑雨 / 古龙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8
(古龙文集)
ISBN 978-7-80765-897-9
I. ①飘… II. ①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828 号

著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张 阳
校版编辑 王井起
特约编辑 读客沈骏 读客张晓洲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54.75
字 数 847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学知识

目 录

- 第一章 铁戟温侯 /1
- 第二章 隐迹潜踪 /7
- 第三章 敌暗我明 /10
- 第四章 华山之阴 /14
- 第五章 夺命双尸 /19
- 第六章 披星戴月 /23
- 第七章 浅水之龙 /30
- 第八章 万剑之尊 /35
- 第九章 三心神君 /41
- 第十章 终南山去 /47
- 第十一章 名山生变 /53
- 第十二章 天毒教主 /57
- 第十三章 不堪回首 /63
- 第十四章 因祸得福 /68
- 第十五章 风尘仆仆 /73
- 第十六章 天媚之教 /78

第十七章	且施妙计	/81
第十八章	无量山里	/85
第十九章	南偷北盗	/90
第二十章	璇光宝仪	/95
第二十一章	各怀机心	/100
第二十二章	武曲星君	/105
第二十三章	相怜同病	/111
第二十四章	峰回路转	/115
第二十五章	死人复活	/120
第二十六章	重重疑窦	/124
第二十七章	真相大白	/129
第二十八章	生死一发	/133
第二十九章	深宵异事	/139
第三十章	武林四美	/145
第三十一章	潇湘妃子	/150
第三十二章	泄露行藏	/154
第三十三章	温柔之乡	/158
第三十四章	飞虹七剑	/162
第三十五章	张冠李戴	/168
第三十六章	儿女情怀	/172

第三十七章	终南盛会	/174
第三十八章	青海来客	/181
第三十九章	逐鹿掌门	/185
第四十章	钟敲十响	/190
第四十一章	叹息声中	/195
第四十二章	层层推究	/201
第四十三章	去而复返	/206
第四十四章	怅怅离情	/210
第四十五章	漫天花雨	/213
第四十六章	七海渔子	/218
第四十七章	伊人有讯	/223
第四十八章	情思逶迤	/227
第四十九章	凌空飞阁	/232
第五十章	人海茫茫	/237
第五十一章	乱其耳目	/241
第五十二章	计入虎穴	/244
第五十三章	五剑荡魔	/249
第五十四章	洵阳之变	/254
第五十五章	铁面孤行	/258
第五十六章	节外生枝	/263

第五十七章	翠装丽人	/268
第五十八章	彩带迎宾	/272
第五十九章	咫尺天涯	/277
第六十章	绝壑深情	/282
第六十一章	昨夜泪痕	/286
第六十二章	恩怨难分	/290
第六十三章	菱花铜镜	/295
第六十四章	芳心寸碎	/299
第六十五章	重逢如梦	/305
第六十六章	如此人生	/310
第六十七章	二十天中	/315
第六十八章	许白更生	/319
第六十九章	抽丝剥茧	/324
第七十章	情怨缠结	/328
第七十一章	剑气冲霄	/332
第七十二章	各逞身手	/337
第七十三章	夫人有难	/339
第七十四章	不死不休	/343
第七十五章	瓜熟蒂落	/348
第七十六章	香消玉殒	/352

第七十七章	豆蔻梢头	/356
第七十八章	蝶媒花讯	/360
第七十九章	迟暮伤春	/364
第八十章	绝壑惊变	/368
第八十一章	死不瞑目	/372
第八十二章	如此头颅	/376
第八十三章	正名振名	/381
第八十四章	久炼成钢	/385
第八十五章	悲喜交集	/389
第八十六章	魂惊绝壑	/394
第八十七章	生死谁知	/398
第八十八章	苍天无语	/402
第八十九章	玄冰烈火	/406
第九十章	循循善诱	/411
第九十一章	相依为命	/415
第九十二章	他来不来	/419
第九十三章	辣手蛇心	/423
第九十四章	一讯冲天	/427
第九十五章	窗中人语	/431
第九十六章	赠君明珠	/435

第一章 铁戟温侯

茅屋，鸡声方鸣。

在严冬清晨凛冽的寒风里，一个长身玉立、英姿飒爽的少年俊彦，悄然推开了在这荒村里唯一的小客栈那扇白杨木板的店门，牵出他那视若性命般火红似的名驹，仰天长长吸了口气，寒风，很快地就冲进他火热的胸膛里。

他嘴角挂着一丝混合着傲慢和讥讽的微笑，倏然上了马，马迹在雪地上留下一连串蹄痕，马鞍旁挂着的两件沉重的物件，虽然被严密地包在油布里，然而当它们撞击着马鞍或是马铠时，仍然发出一阵阵声音，而这种声音，很明显地可以让人听出那是属于两件铁器撞击时特有的声音。

他，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此刻根本没有任何人愿意冒着寒冷站在这晨风里，但若有人知道他是谁时，那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他，就是近年来在江湖上声名显赫的铁戟温侯吕南人，而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博得这如此盛名，是有其原因的。

一匹稀世罕有的宝马，和一身绝顶的软硬功夫，再加上两件奇门兵刃——寒铁双戟，这使得他在几年之内击败了所有想和他为难的武林人物，而那其中当然不乏许多是知名高手。

另外，他英俊的仪表，使得他赢得了当时武林第一美人薛若璧的青

睐，于是铁戟温侯和销魂夫人成了武林中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当然，和羡慕永远不会分开的两个字就是“妒忌”。

此时，像往常一样，铁戟温侯吕南人潇洒而松散地骑在他那匹马上，马蹄如飞，他的右手坚定地抓着缰绳，马的美丽的鬃毛在寒风中飘浮着。

人马过处，掀起一阵混合着冰雪泥沙的尘土，铁戟温侯那英俊的脸孔和闪闪发光的眼睛，看来很容易地使人想到昔年叱咤风云的温侯吕布，这难怪他永远不愿意单身上路，因为他生怕江湖上一些未婚女子的纠缠，也许是这种纠缠他遇见得太多了吧。

但是——为什么他此刻是孤身而行呢？那和他时刻不离的销魂夫人薛若璧在哪里呢？为什么在他那惯有的笑容后面，竟隐藏着一片阴霾呢？

马行虽急，然而他却像是漫无目的似的，并没有一个一定的方向。

到了保定府，他却并不进城，只是在城门外兜着圈子，像是故意在吸引着别人的注意力似的，他甚至将本来包在油布里的寒铁双戟拿了出来，机械地拿在手上搬弄着。

果然，不一会儿，保定府里就传出铁戟温侯在城外徘徊的消息，城里的一些武林豪士都非常奇怪，他这是为着什么呢？

他当然是有着原因的，因为他那清俊的脸上，此刻还有些期待的神色，值得他所期待的事物，也该是非常奇异的吧？

“前面就是文庙前的城门口了。”他在心中暗忖着，但是他依然不策马进城，只是在护城河外漫无目的地踱着马，两只炯然有光的眼睛，不时地望着那敞开着的保定府城门。

果然城门里风也似的冲出来数匹健马，略一张望，立刻向他所在的这个方向奔驰了过来，他望见马上的骑士中，有一个竟穿着金色的衣服时，傲慢的嘴角，难以觉察地微笑了一下。

那群健马到他身前半箭之地就齐都下了马，一个黑衣壮汉牵着马远远地走开了，另外三个穿着蓝色衣服的男子，随着那金衫人大踏步向吕南人走了过来，步履稳健，都有不坏的武功根基。

尤其是金衫人，那是一个矮胖的老者——说他是老者，也许还太早了些，但是他面上松弛的皮肉，却使人看起来在他的真实年龄上加了十岁——他每一踏步，都像是一只巨象似的，使人不能不被他这种沉重的脚

力有所惊异。

“这是谁呢？”吕南人在心中极快地一转，忖道，“朱砂掌尤大君？一点不错，就是此人，他倒正合我的用场。”

看到此人，他竟像非常高兴似的，那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他动也不动地坐在马上，那四人到了他面前，立刻散开，让那金衫的胖子——朱砂掌，稳如山岳地站在他面前。

“想不到吧？”吕南人讥讽地一笑，说道，“想不到我会从江南老远跑到此地来吧？”

尤大君的脸上，果然有惊疑的表情，但却被他脸上早已经松弛了的肥肉掩饰得很好，他沉声说道：“的确奇怪。”他故意在声音里放进些寒意，道：“只是我奇怪的并不是你跑到这里来，而是你居然还敢在此露面。”

吕南人仰天长笑了起来：“我为什么不敢露面，难道我还怕了你们？”他的脸上渐渐罩上一层寒霜，说道：“你们叫我吕南人无家可归，我也叫你们不得安宁，我在江南的老巢斗不过你们，难道在这里我还怕了你们几个鼠辈！”

尤大君立刻大怒起来，脸孔涨得通红，两边的太阳穴越发鼓起了。

“好，好！”他厉声道，“我姓尤的就叫你看看咱天争教在两河的力量！”略为停顿了一下，他似乎觉得所说的话还不能表示他的尊严，于是又加了句，道：“好朋友不去逃命，还想和天争教较较劲，那敢情是活得不耐烦了！姓吕的，你下来，让咱教训教训你！”

吕南人又是一阵长笑，随着笑声，他灵巧而快捷地下了马，将手中的双戟一分，那么沉重的兵刃，在他手中竟像草芥似的。

“朋友，废话少说，赶快亮‘招子’动手吧！”他沉声喝道。

“我姓尤的动手，还没有用过兵刃。”蓦地，尤大君厉喝一声，也未见他作势，手掌一扬，一晃眼便已蹿到吕南人面前。

他掌心血红，吕南人心中一动，忖道：“这厮的朱砂掌竟已有了九分火候。”冷笑声中，脚步一错，竟将掌中双戟抛在地上。

“跟你这种鼠辈动手，大爷也用不着动用兵刃。”吕南人也厉声道。这话果然将朱砂掌更为激怒，獠身进步，一掌向他天灵盖劈下。

掌风虎虎，掌力的确惊人，吕南人却也似不敢硬接，一晃身闪了开

去，朱砂掌暴喝连连，错步转身，又扑了上来。

朱砂掌称雄两河多年，在武林论掌力，已可数一流人物，是以在威慑武林的天争教里，也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只是他掌力虽雄厚，身法却不甚灵便，虽然他这种足以开山裂石的掌力，已可弥补他身法上的不足，但若真的遇到绝顶高手，便要吃亏，这点他自己也知道得极为清楚，是以他此刻掌掌都是杀招，而且都用上了九成功力，存心将这年纪虽轻，在江湖上却已大有盛名的铁戟温侯丧在掌下。

掌风如山，掌影如云，风云之中，铁戟温侯看起来已无还手之力了！在旁边虎视眈眈着的那三个蓝衣人，此刻面上都露出了喜色，不约而同地忖道：“这姓吕的一丢下兵刃竟这么不济事。”

欣喜之中，却又不禁有些后悔：“早知道我们上去也是一样能将这姓吕的收拾下来，是何等露脸的事！教主知道了，怕不把我们连升几级？”

他们贪婪地望了尤大君身上的金衫一眼，忖道：“那么我们也可以穿上金衣裳了。”

他们在心中搞鬼，尤大君脸上又何尝不是满面喜色，掌招更见狠辣，恨不得一掌就将吕南人置之于死地。这除了天争教和铁戟温侯之间的仇怨之外，还有一份他自己想借着击败名传四海的铁戟温侯，而能在武林中更增长几分声望的雄心。

他虽然很明显地占了上风，但一时半刻之间，却是无法取胜。又是十数个照面过去，铁戟温侯身手似乎越发不如先前灵便了。

朱砂掌精神陡长，倏然使了个险招，“怒马分鬃”，双掌一分，胸前空门大露。吕南人嘴角又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抢步进身，骈起双指，朝他左肋的“期门”穴点去。

“这小子果然上当了。”这念头在朱砂掌的心中一闪而过。他暴喝一声，胸腹一吸，吕南人的手指堪堪够不上部位，就在吕南人撤招退步之间，尤大君手掌一翻，砰地击在他胸膛上。

朱砂掌以掌力称雄武林，这一掌力道何等之强，铁戟温侯狂吼一声，双脚点处，箭一般地掠了出去。

灵巧地掠到那匹始终等候在旁边的灵驹鞍上，双腿一夹，一支箭也似的蹿了出去。

“这小子轻功倒不弱。”朱砂掌一掌得手，心中狂喜，虽然转过这个念头，但却未去想人家的轻功怎会如此高明。

另外三个蓝衣人在怒喝声中，都追了过去。但瞬息之间，铁戟温侯人马都已掠出很远。

尤大君很得意地笑着说道：“这厮中了我一掌，焉能还有命在？”他狂笑着道：“我们慢慢追去不迟，就等着去收他的尸好了。”以朱砂掌尤大君的掌力而言，他此话倒并非是夸狂之语。

另三个蓝衣人，自然也相信，只是他们却不知道，事情却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哩！

铁戟温侯风也似的奔驰了一阵，忖量已将他们抛下很远，便在一个荒僻地方倏然住了马，极快地翻身而下。他目光四转，确定了此处除他之外，再也没有别人的踪迹。

再看护城河，上面虽结着冰，但尚未结成一层，只是在河上浮着些冰块，于是，他似乎颇为满意地笑了一下。

“一切都很合乎理想。”他暗暗忖道。蓦地，他撕开上衣，衣服里面的皮毛，立刻翻了出来，寒风也极快地吹了进去。但是，他却毫不在意，手掌动处，他竟自靴筒中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在自己的左臂上极快地一划，鲜血倏然而出。

他非常小心地不让血沾在他衣裳上，手指捺处，鲜血便在雪地上留下一大摊鲜红的血迹，而这些血迹，任何人都分辨不出那是因受了外伤而流出的，抑或是因为受了内伤而从口中喷出的。

在极为短暂的一刹那间，他完成了这些动作，然后他在从自己立马之处到河岸之间，弄了些凌乱脚印，使一切看起来，都让人不得不相信铁戟温侯在中了朱砂掌尤大君的一掌之后，在保定城外，吐血而亡，只因为他不甘愿自己的尸身落在天争教手上，所以他尽了最后一分力量，挣扎着跃进河里。

他像一个恋人似的，极为留恋地望了那匹曾被无数人羡慕、妒忌，经过无数次争斗而且自己绝不愿放弃的宝马一眼，然后极为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为了使人确信他的死，他只得放弃这匹马了，这是他这个计划中最难做到的一点。

但是他必须这样做，假若没有这匹马留下来，那么纵然他仗着早已准备好的金丝缠着发丝的背心，和背心里一块上面还连着鲜血的兽皮，而能奇迹似的挨过朱砂掌尤大君力能开山劈石的一掌，但人们也一定会怀疑铁戟温侯怎会如此轻易地死去！

他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想再多流连一会儿，然而这时候，风声中已有马嘶声传来，他知道此刻他——铁戟温侯离开人世的时候已经到了，虽然他还有回到人世的机会，但这希望在他此时看来，就像深夜中的孤星一样渺茫！

他的马微嘶了一声，他伸起手在眼角微微擦拭一下，是有眼泪流下，抑或是有风沙呢？

身形猛一顿挫，脚尖在河岸边猛点，瘦长的身躯竟从这几达四丈宽的护城河上掠了过去，在地面上只微微一点，再一长身，身形暴起，双臂一张，竟跃上保定府的城墙。

就在他以绝顶的轻功，消失在保定府城墙上的时候，随着他的马在雪地上留下的蹄印，朱砂掌尤大君等四马也追了来。首先，他们所看到的的就是那匹江湖上独一无二的火红色的宝马，孤零而无助地伫立在严冬黄昏的寒风里。

再加上吕南人所布置下的一切，于是铁戟温侯死了这消息，第二天便很快地在武林中传播着，使得武林中的豪士，对于“朱砂掌尤大君”这个名字也很快地换了一种看法。

对这件事唯一有些怀疑的，却是铁戟温侯“忠实的”妻子——销魂夫人薛若璧，因为她深知她丈夫的武功。

但是她却也不敢将她的怀疑，在她的新欢——独霸江湖的天争教教主萧无面前提起。

天争教主虽然亟欲置吕南人于死地。但他听到这消息后，只淡淡一笑。

因为他认为，和一个“人”争，是太无聊了些，他们要争斗的对象，却是古往今来从未有人敢争斗的——天，此所以为“天争教”也。

于是铁戟温侯在失去了家和妻子之后，自己在武林中也消失了。



第二章

隐迹潜踪

在城垛后的阴暗之处，吕南人隐伏了很久，然后他将身上穿着的武士短袄脱了下来，取下了一个他紧紧系在身上的包袱，那里面是一套在当时最为普通的衣衫，和一顶北方常见的皮风帽。

于是当他漫步从城上走下的时候，他已变成一个极为普通的人，和保定府终日在街上熙来攘往的小商人毫无二致，只是他心中所想的，却是和那些人绝不相同的罢了。

他的心，像被毒蛇吞噬般痛苦，以至他的脸更为苍白了，隐藏在风帽下的一双眼睛，也因着愤恨和怨毒而变得血红。

他在苏州城郊的庐舍，原本是温暖的，他和他的妻子，原来也是愉快的，他热烈地喜爱着人类，因此他不愿像大多数武林中的名人一样，将自己的住处，安排在深山里。而只是在苏州城里，和他那以美丽出名的妻子享受着大多数年轻而富足的夫妇所享受着的恬静、温暖而愉快的生活。

当然，会有很多武林豪士来慕名拜访。

他们也会在春深秋初，那些美丽的日子里并肩而出，驰骋江湖，享受着人们艳羡的目光。

纵然有些仇家，但也在他那一双寒铁短戟之下慑伏了。

但是厄运却并未放过他，在五年之内，就威慑天下武林的天争教主，

被武林中目为百年来仅见的奇才——萧无，在偶然的的机会和薛若璧邂逅之后，被吕南人一直认为非常忠实的妻子，竟对他不再忠实，居然私奔到天争教主怀里去了！

而且，天争教主萧无，竟运用了他的绝顶武力、绝高智慧和绝大毅力在武林中培植成的势力，要铲除这铁戟温侯。

吕南人是高傲的，他立刻全力反抗。

但是他失败了，像武林中其他的人一样，他无法和天争教庞大的势力相抗。

有好几次，他都几乎死在天争教里地位最高的金衫香主们的环攻之下。

但是他却不甘就死，于是他费尽心力，逃出江南。用假死骗过了天争教，也骗过了所有武林中的豪士，隐迹潜踪起来。

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在保定府里一条最繁盛的街道上，隐藏了自己。也没有人会想到和许多个落第秀才一齐住在一栋大四合院里的江南秀才——伊风，会是曾经在武林中大大有名的铁戟温侯。

这个四合院里，终日书声琅琅。落第的秀才们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梦想，只要一旦大魁天下，那时候就一跃而至万人之上了。

像那些秀才一样，伊风也在读着书——各种的书。

他从小习武，根本没有时间读书，渐渐在书中寻得了一份安慰和满足，使他能静心期待着，期待着一个他能够复仇的机会。

这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一个人由盛名下返回拙境，那种心情往往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却挨过了。

两年之后——当人们已渐渐开始淡忘，甚至已完全忘记铁戟温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提着一筐书，穿着一领蓝衫，用药的黄色掩饰着脸上的苍白，低着头，像一个失意的游学士子一样，又开始了他的征途，只是他已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了。

有时候，当一匹健马飞蹄奔过，当那匹马溅起的泥水溅到他身上时，他会发现那马上的骑士，曾经躬着身子去请求他的指教。

有时候，当他坐在嘈杂的茶馆里听到一些粗俗的汉子口沫横飞地谈论着武林中事的时候，他胸中积蕴已久的热血，也会沸腾一下，但瞬即就被